

古华获奖小说集



芙蓉镇

爬满青藤的木屋

金叶木莲

花城出版社

I247.5

57:1

古华获奖小说集

芙蓉镇

爬满青藤的木屋

金叶木莲



花城出版社



Z069646

39212

古华获奖小说集

古 华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 东 省 经 济 发 行

湛 江 人 民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25印张 2插页 260 000字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800册

书号 10261·550 半精装压塑本定价 1.65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入古华的三部获奖小说：《芙蓉镇》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爬满青藤的木屋》获一九八一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金叶木莲》获《芙蓉》文学奖。这三部小说都是描写湘南边远山乡的生活，具有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借人物命运演时代变迁的特点，显露了作家观察生活的深度和擅长描写人物的才华以及独具风格的创作个性。其中，《芙蓉镇》被评论家称为“一卷当代农村的风俗画”，“一曲严峻的乡村生活之歌”，有较高的文学鉴赏价值和研究价值。

古华一九四二年生于湖南省嘉禾县一个小山村，从小受到艰苦生活的磨练。一九六二年开始发表小说，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协湖南分会理事，是我国当代才华卓著的中年作家之一。先后发表过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十多部。本书附录部分辑有作家谈论创作体会的文章及评论家的有关评论，读者从中可以窥见作者的艺术追求和创作上的甘苦。



作者近照

是的，我不应当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从哪里来的？是从乡间那布满牛蹄窝的小路上来的，是从砍竹打柴的丛林幽径上来的，是从两旁铺着云霞般的草子花、油菜花的田埂上来的，是从轧满了车轮辙印的机耕道上来的……打赤脚，穿草鞋，风雨阴晴，泥水汗水，播种收获。是生活造就了我，人民养育了我。我的小说习作，大都是唱给乡下人的歌，山里人的歌。

我还想起来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句：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荣誉短暂，事业长存。唯有事业能永葆青春。文学艺术更是如此。而且对于文学作品的检验，还有一位最不讲情面的严师：岁月。由岁月来筛选，由岁月来淘汰……

作者手迹

目 录

获奖小说

芙蓉镇	1
爬满青藤的木屋	217
金叶木莲	245

附 录

古 华

闲话《芙蓉镇》	305
---------------	-----

雷 达

一卷当代农村的社会风俗画	314
--------------------	-----

冯立三 秦 晋

《芙蓉镇》人物谈	328
----------------	-----

戴乃迭（英）

《芙蓉镇》英文版序	336
-----------------	-----

古 华

木屋，古老的木屋..... 341

阎 纲

清词丽句画出灵魂..... 346

雷 达

对精神文明的呼唤..... 354

芙 蓉 镇

(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唱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

——自序

第一章 山镇风俗画

(一九六三年)

一 一 览 风 物

芙蓉镇坐落在湘、粤、桂三省交界的峡谷平坝里，古来为商旅歇宿、豪杰聚义、兵家必争的关隘要地。有一溪一河两条水路绕着镇子流过，流出镇口里把路远就汇合了，因而三面环水，是个狭长半岛似的地形。从镇里出发，往南过渡口，可下广东；往西去，过石拱桥，是一条通向广西的大路。不晓得是哪朝哪代，镇守这里的山官大人施行仁政，或者说是附庸风雅图个县志州史留名，命人傍着绿豆色的一溪一河，栽下了几长溜花枝招展、绿荫拂岸的木芙蓉，成为一镇的风水；又派民夫把后山脚下的大片沼泽开掘成方方湖塘，遍种水芙蓉，养鱼，采莲，产藕，作为山官衙门的“官产”。每当湖塘水芙蓉竞开，或是河岸上木芙蓉斗艳的季节，这五岭山脉腹地的平坝，便颇是个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了。木芙蓉根、茎、花、皮，均可入药。水芙蓉则上结莲子，下产莲藕，就连它翠绿色的铜锣一样圆圆盖满湖面的肥大叶片，也可让蜻蜓立足，青蛙翘首，露珠儿滴溜；采摘下来，还可给远行的脚夫包中伙饭菜，做荷叶麦子粑粑，盖小商贩的生意担子，遮赶圩女人的竹篮筐，被放牛娃儿当草帽挡日头……一物百用，各各不同。小河、小溪、小镇，因此得名“芙蓉河”、“玉

叶溪”、“芙蓉镇”。

芙蓉镇街面不大。十几家铺子、几十户住家紧紧夹着一条青石板街。铺子和铺子是那样的挤密，以至一家煮狗肉，满街闻香气；以至谁家娃儿跌交碰脱牙、打了碗，街坊邻里心中都有数；以至娃娃家的私房话，年轻夫妇的打情骂俏，都常常被隔壁邻居听了去，传为一镇的秘闻趣事，笑料谈资。偶尔某户人家弟兄内讧，夫妻斗殴，整条街道便会骚动起来，人们往来奔走，相告相劝，如同一河受惊的鸭群，半天不得平息。不是逢圩的日子，街两边的住户还会从各自的阁楼上朝街对面的阁楼搭长竹竿，晾晒一应布物：衣衫裤子，裙子被子。山风吹过，但见通街上空“万国旗”纷纷扬扬，红红绿绿，五花八门。再加上悬挂在各家瓦檐下的串串红辣椒，束束金黄色的苞谷种，个个白里泛青的葫芦瓜，形成两条颜色富丽的夹街彩带……人在下边过，鸡在下边啼，猫狗在下边梭窜，别有一种风情，另成一番景象。

一年四时八节，镇上居民讲人缘，有互赠吃食的习惯。农历三月三做清明花粑子，四月八蒸蒟田米粉肉，五月端午包糯米粽子、喝雄黄艾叶酒，六月六谁家院里的梨瓜、菜瓜熟得早，七月七早禾尝新，八月中秋家制土月饼，九月重阳柿果下树，金秋十月娶亲嫁女，腊月初八做“腊八豆”，十二月二十三日送灶王爷上天……构成家家户户吃食果品的原料虽然大同小异，但一经巧媳妇们配上各种作料做将出来，样式家家不同，味道各各有别，最乐意街坊邻居品尝之后夸赞几句，就象在暗中做着民间副食品展览、色香味品比一般。便是平常日子，谁家吃个有眼珠子、脚爪子的荤腥，也一定不忘夹给隔壁娃儿三块两块，由着娃儿高高兴兴地回家去向父母亲炫耀自己碗里的收获。饭后，做娘的必得牵了娃儿过来坐坐，嘴里尽管拉扯说笑些旁的物事，那神色却是完全全的道谢。

芙蓉镇街面虽小，居民不多，可是一到逢圩日子就是个万人集市。集市的主要场所不在青石板街，而在街后临河那块二、三十亩见方的土坪，旧社会留下了两溜石柱撑梁、青瓦盖顶、四向皆空的长亭。长亭对面，立着个油彩斑驳的古老戏台。解放初时圩期循旧例，逢三、六、九，一旬三圩，一月九集。三省十八县，汉家客商，瑶家猎户、药匠，壮家小贩，都在这里云集贸易。猪行牛市，蔬菜果品，香菇木耳，懒蛇活猴，海参洋布，日用百货，饮食小摊……满圩满街人成河，嗡嗡嚶嚶，万头攒动。若是站在后山坡上看下去，晴天是一片头巾、花帕、草帽，雨天是一片斗篷、纸伞、布伞。人们不象是在地上行走，倒象汇流浮游在一座湖泊上。从卖凉水到做牙行掮客，不少人靠了这圩场营生。据说镇上有户穷汉，竟靠专捡猪行牛市上的粪肥发了家呢……到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因天底下的人都要去炼钢煮铁，去发射各种名扬世界的高产卫星，加上区、县政府行文限制农村集市贸易，批判城乡资本主义势力，芙蓉镇由三天一圩变成了星期圩，变成了十天圩，最后成了半月圩。逐渐过渡，达到市场消灭，就是社会主义完成，进入共产主义仙境。可是据说由于老天爷不作美，田、土、山场不景气，加上帝修反捣蛋，共产主义天堂的门坎太高，没跃进去不打紧，还一跤子从半天云里跌下来，结结实实落到了贫瘠穷困的人间土地上，过上了公共食堂大锅青菜汤的苦日子，半月圩上卖的净是糠粃、苦珠、蕨粉、葛根、土茯苓。马瘦毛长，人瘦面黄。国家和百姓都得了水肿病。客商绝迹，圩场不成圩场，而明赌暗娼，神拳点打，摸扒拐骗却风行一时……直到前年——公元一九六一年的下半年，县政府才又行下公文，改半月圩为五天圩，首先从圩期上放宽了尺度，便利物资交流。皆因元气大伤，芙蓉镇再没有恢复成为三省十八县客商云集的万人集市。

近年来芙蓉镇上称得上生意兴隆的，不是原先远近闻名的猪行牛市，而是本镇胡玉音所开设的米豆腐摊子。胡玉音是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女子。来她摊子前站着坐着蹲着吃碗米豆腐打点心的客人，习惯于喊她“芙蓉姐子”。也有那等好调笑的角色称她为“芙蓉仙子”。说她是仙子，当然有点子过誉。但胡玉音黑眉大眼，面如满月，胸脯丰满，体态动情，却是过往客商有目共睹的。镇粮站主任谷燕山打了个比方：“芙蓉姐的肉色洁白细嫩得和她所卖的米豆腐一个样。”她待客热情，性情柔顺，手头利落，不分生熟客人，不论穿着优劣，都是笑脸迎送：“再来一碗？添勺汤打口干？”“好走好走，下一圩会面！”加上她的食具干净，米豆腐量头足，作料香辣，油水也比旁的摊子来得厚，一角钱一碗，随意添汤，所以她的摊子面前总是客来客往不断线。

“买卖买卖，和气生财。”“买主买主，衣食父母。”这是胡玉音从父母那里得来的“家训”。据传她的母亲早年间曾在一个大口岸上当过花容月貌的青楼女子，后来和一个小伙计私奔到这省边地界的山镇上来，隐姓埋名，开了一家颇受过往客商欢迎的夫妻客栈。夫妇俩年过四十，烧香拜佛，才生下胡玉音一个独女。“玉音，玉音”，就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老母所赐的意思。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也是胡玉音招郎收亲后不久，两老就双双去世了。那时还没有实行顶职补员制度，胡玉音和新郎公就参加镇上的初级社，成了农业户。逢圩赶场卖米豆腐，还是近两年的事呢。讲起来都有点不好意思启齿，胡玉音做生意是从提着竹篮筐卖糠菜粑粑起手，逐步过渡到卖蕨粉粑粑、薯粉粑粑，发展成摆米豆腐摊子的。她不是承袭了什么祖业，是饥肠辘辘的苦日子教会了她营生的本领。

“芙蓉姐子！来两碗多放剁辣椒的！”

“好咧——，只怕会辣得你兄弟肚脐眼痛！”

“我肚脐眼痛，姐子你给治？”

“放屁。”

“女老表！一碗米豆腐加二两白烧！”

“来，天气热，给你同志这碗宽汤的。白酒请到对面铺子里去买。”

“芙蓉姐，来碗白水米豆腐，我就喜欢你手巴子一样白嫩的，吃了好走路。”

“下锅就熟。长嘴刮舌，你媳妇大约又有两天没有喊你跪床脚、扯你的大耳朵了！”

“我倒想姐子你扯扯我的大耳朵哩！”

“缺德少教的，吃了白水豆腐舌尖起泡，舌根生疮，保佑你下一世当哑巴！”

“莫咒莫咒，米豆腐摊子要少一个老主顾，你舍得？”

就是骂人、咒人，胡玉音眼睛里也是含着温柔的微笑，嗓音也和唱歌一样的好听。对这些常到她摊上来的主顾们，她有讲有笑，亲切随和得就象待自己的本家兄弟样的。

的确，她的米豆腐摊子有几个老主顾，是每圩必到的。

首先是镇粮站主任谷燕山。老谷四十来岁，北方人，是个鳏夫，为人忠厚朴实。不晓得怎么搞的，谷燕山前年秋天忽然通知胡玉音，可以每圩从粮站打米厂卖给她碎米谷头子六十斤，成全她的小本生意！胡玉音两口子感激得只差没有给谷主任磕头，喊恩人。从此，谷燕山每圩都要来米豆腐摊子坐上一坐，默默地打量着脚勤手快、接应四方的胡玉音，仿佛在细细品味着她的青春芳容。因他为人正派，所以就连他对“芙蓉姐子”那个颇为轻浮俗气的比喻，都没有引起什么非议。再一个是本镇大队的党支书满庚哥。满庚哥三十来岁，是个转业军人，跟胡玉音的男人是本家兄弟，玉音认了他做干哥。干哥每圩来摊子上坐一坐，赏光吃两

碗不数票子的米豆腐去，是很有象征意义的，无形中印证了米豆腐摊子的合法性，告诉逢圩赶场的人们，米豆腐摊子是得到党支部准许、党支部支持的。

吃米豆腐不数票子的人物还有一个，就是本镇上有名的“运动根子”王秋赦。王秋赦三十几岁年纪，生得圆头圆耳，平常日子象尊笑面佛。可是每逢政府派人下来抓中心，开展什么运动，他就必定跑红一阵，吹哨子传人开会啦，会场上领头呼口号造气氛啦，值夜班看守坏人啦，十分得力。等到中心一过，运动告一段落，他也就象个泄了气的皮球。嘴巴又好油腻，爱沾荤腥，人家一个钱当三个花，他三个钱当一个钱吃。来米豆腐摊前一坐，总是一声：“弟嫂，来两碗，记帐！”一副当之无愧的神气。有时还当着胡玉音的面，拍着她男人的肩膀开玩笑：“兄弟！怎么搞的？你和弟嫂成亲七、八年了，弟嫂还象个黄花女，没有装起窑？要不要请个师傅，做个娃娃包靠！”讲得两口子脸块绯红，气也不是，恼也不是，骂也不是。对于这个白吃食的人，胡玉音虽是心里不悦，但本镇上的街坊，来了运动又十分跑红的，自然招惹不起，白给吃还要陪个笑脸呢。

每圩必来的主顾中，有个怪人值得特别一提。这人外号“秦癫子”，大名秦书田，是个五类分子。秦书田原先是个吃快活饭的人，当过州立中学的音体教员，本县歌舞团的编导，一九五七年因编演反动歌舞剧，利用民歌反党，划成右派，被开除回乡生产。他态度顽固，从没有承认过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只承认自己犯过两回男女关系的错误，请求大队支书黎满庚将他的“右派分子”帽子换成“坏分子”帽子。自有一套自欺欺人的理论。他来胡玉音的摊子上吃米豆腐，总是等客人少的时刻，笑笑眯眯的，嘴里则总是哼着一句“米米梭，梭米来米多来辣多梭梭”的曲子。

“秦癫子！你见天哼的什么鬼腔怪调？”有人问。

“广东音乐《步步高》，跳舞的。”他回答。

“你还步步高？明明当了五类分子，步步低啦！”

“是呀，对呀，江河日下，努力改造……”

在胡玉音面前，秦书田十分知趣，眼睛不乱看，半句话不多讲。“瘦狗莫踢，病马莫欺”，倒是胡玉音觉得他落魄，有些造孽。有时舀给他的米豆腐，香油和作料还特意下得重一点。

逢圩赶集，跑生意做买卖，鱼龙混杂，清浊合流，面善的，心毒的，面善心也善的，面善心不善的，见风使舵、望水弯船的，巧嘴利舌、活货说死、死货说活的，倒买倒卖、手辣脚狠的，什么样人没有呢？“芙蓉姐子”米豆腐摊子前的几个主顾常客就暂且介绍到这里。这些年来，人们的生活也象一个市场。在下面的整个故事里，这几个主顾无所谓主角配角，生旦净丑，花头黑头，都会相继出场，轮番和读者见面的。

二 女 经 理

芙蓉镇街面虽小，国营商店却有三家：百货店、南杂店、饮食店。三家店子分别耸立在青石板街的街头、街中、街尾。光从地理位置上讲，就占着绝对优势，居于控制全镇商业活动的地位。饮食店的女经理李国香，新近才从县商业局调来，对镇上的自由市场有着一一种特殊的敏感。每逢圩日，她特别关注各种饮食小摊经营的形形色色零星小吃的兴衰状况，看看究竟有多少私营摊贩在和自己的国营饮食店争夺顾客，威胁国营食品市场。她象个旧时的镇长太太似的，挺起那已经不十分发达了的胸脯，在圩场上看过来，查过去，最后看中了“芙蓉姐子”的米豆腐摊子。她暗暗吃惊的是，原来“米豆腐西施”的脸模长相，就是一张招揽顾客